# 呂子評語

#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九

## 中庸

###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通章只在道體上說。黏住君子便鶻突。

自第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申明道不可離之意。其前後各章。則皆言不離道之功也。

首節

陳際泰文 君子之道。有所兩而兼焉者。云云。評 隱只在費中。故曰費而隱。以下數章都只說費而隱之意自見。非有兩片可分也。文竟看成兩片。却又重隱而薄費。說來反似隱而費者。亦復分闢異端。不知正墮入異端之旨也。大約禪學以隱爲宗。以費爲幻。陳王從而廣之。以隱爲宗。以費爲作用。先約而後博。先一貫

而後學識其說又精於禪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世有述萬曆間高顧諸公知其放誕橫恣之非救之以名教禮法風節謹嚴足以力砥波蕩而及其爲性命精微之論則仍無能出於其上而直破其非即此文所謂兩而乘焉者蓋當時諸先生議論淵源本如此

費隱平舉互舉固皆不是即而字轉側紆迴亦寫成兩片矣須知即費即隱

夫婦之愚節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說夫婦知道即夫婦之愚道亦不離耳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全也夫婦兩字只從居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纔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可以與知也

人意中但覺聖人天地不能盡處奇。不道夫婦愚不肖之能知行處亦自奇。齊聖人天地夫婦愚不肖作一例看。方說得費字完全。

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方不說壞聖人分量。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不能知。卻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曾闕少。然在道卻自不喫聖人知盡。眞是費也。

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則兩邊皆同微。若將夫婦所知能。看得卑近。而以聖人所不知能當稀奇事。便不明言道矣。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天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

釋氏小天地。小之以無。儒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地之有礙其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有。有天地之所不能盡。

正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
自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此憾之不可釋者也。然其道自在。畢竟殄滅他不得。乃道之費也。陳同父欲以漢唐充當之。則道終亡矣。此非天地之有憾。而人之爲憾於萬世也。故朱子辨之甚力。正以留此憾在。使是道耳。

小原與大一般。總是費也。

以物言之。小與大異。以道言之。小與大同。

詩云鳶飛戾天節

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闊。令人茫洋自失。此節又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喫緊爲人。活潑潑地也。上面是橫說。此是竪說。上面包

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機。

從氣機交接生動處指出道體流形。最活潑親切。禪家所謂權實照用。使虛空粉碎。始露全身。吾門權實照用。却正在糟魄煨燼無非至教。後來說悟說修。總入鬼國。

自古體道多在靜處觀。道多在動處。

此節即氣化上看出此理之祭。

【羅鏡溪文】云云。【文升子】此處形容心體活潑昭著兩間。方與君子之身相切。見得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專講陰陽化機者非是。【論】道章始終只說道之費並不在君子身心上看。即文止文中有身心語。然亦言此理之具於身心者。無不散著於上下間。非謂君子以此用力也。兩間無非道之昭著。心體如何昭著於兩間。此于子杜撰謬論。終日譏禪。而不知此說正為禪所

誤耳。

套說卽物見道。頭頭上具。物物上明。作圓通解悟語。乃翠竹眞如黃花般若耳。與聖人之道天懸地隔。實理流行。上下充塞。此中有戒懼愼獨根源在。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同參。不是兩重公案也。

信手拈來。無非此理。也須道理爛熟。後見此消息。乃眞消息耳。黏鳶魚不得。離鳶魚不得。頭頭上見。物物上明。如此莫又作禪會邪。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實有底。便是天懸地隔。

金聲文　道不可載。不可破。而可察也。下端於夫婦。而上至於天地。可以觀君子察道之妙。○不載大。故鳶不必乘躍。魚不必乘飛。不破小。故鳶不如其飛。魚不如其躍。而飛有得於天。躍有得於

淵。鳶精於飛。魚精躍。鳶魚自遂其心力。無所歉於人。而人亦無以傚鳶魚。則鳶魚察也。【校子】道邇高卑。子臣弟友。造端夫婦。中庸教人。都從近處入手。若騖窮大而失其居。非聖人意也。人至堯許。物至鵰鵬斥鴳。莊生皆以爲逍遙遊。固知鳶魚皆察也。正希之論本此。【評】其見處與逍遙遊又微有別。逍遙遊以放散去爲察。此却就上面玩弄精神。要這些子不走作以爲察。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眞者也。總與聖人之道背馳甚遠。正所云窮大失其居。非從近處入手道理也。于子不知禪。反爲所瞞耳。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節

上面都是將道理攤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此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處斡補密貫。無少欠缺。其著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貫地。今

人開眼便止見得夫婦天地兩頭。便嫌總結上文複疊無意味。於是力主責重君子體道工夫。便與章句作敵。也只是無聊之計。

人所以多說做工夫者。以結上文複衍無意味也。不知上文遠近大小夾雜零亂指示。至此結出首尾完全次第。而其中推移充實之無窮。無不包舉。原不是空空複衍也。

只是總結上文。指點道體如此。而體道當然之意。在言外領會。更活潑潑地。

原只指道體。不黏君子。體道意自在言表。

鳶魚節是觸著磕著頭頭都是。隨手舉似。此節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語句體勢固不同。然皆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造字察字都非用力字。造端對及其至也。

察即與上察字同。謂昭著呈露也。故或問辨謝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孰能察之之非。凡將末節說君子工夫者誤也。或謂上察字在上下下。此察字在天地上。故義訓不同。試將察字換註語讀之。上下昭著。與昭著於天地。有何分別。若必改天地察天地之察而後可。豈行此文法邪。

註止結上文三字。不是上三節說道而此節貴重君子可知。故作體道者說固非。或於發論道後補出君子意亦非。蓋此章只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即在其中。看第二節註云近自夫婦居室之閒。正指天倫人道之始。則夫婦二字。已具有事業功夫在。不與佛家善男子善女人同例也。卽前節夫婦即有居室之閒四字。則此節結上文。自應有戒愼中和之意。又何須分作兩層乎。

此節是結上文依註發揮明了自然關切先要於題後另歸重君子作結雖於本文不傷也只是信章句道理不及巧作狡猶耳

或云中明不可離意即指體道說亦無礙不知其非也不可離原說道不說君子只明道不可離而君子不離道之功已在言下此中庸妙於指示處吾正謂中明不可離故不可黏體道說耳

艾千子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始事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日用彝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斯須離道之意此夫婦字即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樂妻孥父母其順之旨非禮始男女化起陰陽合生於兩愛生於欲之謂也此天地朋大道理與君子入道工夫何涉

評千子之言非也此章總說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複疊如千子言

則下數章皆重出矣。看此節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究竟也到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就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即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道之功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末開出明誠天道人道為下半部中庸張本方是說君子體道不離之實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至夫婦二字的確宜實發不是泛當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居室之間四字鳶飛魚躍皆指陰陽妙合絪縕化醇之理此章全主此意。故下章充之子臣弟友至遠邇高卑章又從妻子好合說起以見自邇自卑之意脈絡分明可案也。

評家云聖人論道。便有責成人功意。造端二字。當以此爲正解。非也。講起道。便說君子之道。離道不責成人功。另說話各有次第。分章各有本旨。不是章章句句要說箇盡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依公等言。君子如何去費之隱之邪。此章本只言道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自見言下。其下各章言做工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章句各有界分。不可混也。且將造字作功力字。則察乎天地又如何去察邪。總是不依章句。便不成文字。其名曰不通不通者。講不去也。

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之大夫婦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

有所錯道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如此宇宙感應變化云爲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即指子臣弟友與易傳之理相會昭然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間四字亦正不泛然若衆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曖昧醜褻不可以口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却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極微處戒懼愼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難道之處矣

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肇關雎書載溈汭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愼獨之所必謹於此得

乎。其餘更無難治矣。

夫婦二字。是通章微旨。實在居室上講。一陰一陽。至天地而極。故對乘結。不曾徹得太極圖說。不能精實言之。

從夫婦二字推其極曰天地。此天地只貼夫婦本義講極精。造端乎夫婦至察乎天地。此乘兩頭而言。中閒無處不充滿。正無空隙。如鳶飛魚躍之屬。包括在及其至也中。

夫婦天地。只說兩頭耳。其中處處有理會。步步有境界。俱包裹在裏。

不是離小為大。只總籠看便是。及其二字。原根上句來。

隨處皆是。故曰察乎天地。看鳶飛節自見。

言天地中閒無處不充滿也。非容指天地兩位也。

天地亦道所察。亦道所察之一端。見到此。則於理氣先後分合之

理釋然矣。羅整菴一生疑團。今日如桶底脫。

子曰道不遠人章

詩云伐柯伐柯節

他處詩辭點掇得。此處詩詞點掇不得。略加一兩個虛字便侵下故也。

執柯三句。是上文轉語。又是下文與語。

此節書之奧攝。全在說詩一段有含隱鳶飛之妙。

已不可云遠矣。然以為猶遠者。由其胸中自有極不遠者在也。此猶字正與毛猶有倫猶字相似。

抑其過跂其不及。無過不及為中庸。中庸人道也。於第一個人字提醒分明。直將此字當中庸二字。而天命聖教皆貫其中。乃得淵源。

陳子龍文 道本自然。然而有不能自然者。君子不幸而生於人之後也。評 君子生於人之初。亦不能自然。生於人之後。亦妙合自然。何不幸之有。文 吾觀君子創立紛紛。要使其足以爲人而已。使其初未嘗有變。豈非始終自然乎。評 生人之初即是變。至今始終亦自然。此皆異端不知道而以太上爲言也。○通章總爲道不遠人四字發明。以人治人。謂即其人之道還之。非以我之人理治之。所謂以衆人望人。即以人治人中。此意已足。不必到改而止方說著也。以人治人改而止。正要人人各盡其當然。不令其遠人以爲道耳。非是使之至於安逸便利而已。文中以自然爲道。故於書旨不甚清切。

自己要做聖賢。謂人只消將就。此緣解以衆人望人一句不出。翻入游道也。夫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固不可以

該庸衆。然民可使由之。如爲子之必於孝。爲弟之必於悌。豈可云不至於大不孝大不悌便已邪。正緣此理是人人所有之良無不可能之事。故人皆可爲堯舜。不是孟子權術誑語。以衆人望人。只中庸而已。中庸盡處便是聖人。莊周謂絡馬首穿牛鼻。人也。然牛首必不可絡。馬鼻必不可穿。豈非天乎。以人治人之義。只如此看。

**減闡意文** 人既自治矣。而君子猶多爲治。如誘以禮樂。董以兵刑云云。**評** 纔見以人治人。不是將就便了。然實非分外事。匹夫亦有治人之道。

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本也。盡人性。在能盡其性。然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只爲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譬之言孝。則我與人同該孝者。然其所以孝。則甲之

所行。不可以施之於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孝。乃所謂道不遠人。看一個人字。便見道理是公共的。故曰本天。可知外面道理。無非我裏邊道理。陽明謂事父不在父上求個孝底理。事君不在君上求個忠底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不知事君父。不於君父上求忠孝之理。則雖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盡矣。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其義極精。湛民澤不知而改在心爲理。亦即此謬。

**益聲** **文** 今之學道者。皆以爲實有一物焉可藉以治人。何拙也。**評** 禪家這些子又不是邪。但不欲以道名耳。他黏著道理便怕礙。

**文** 吾不能治。不能改。吾自不能爲人矣。雖道何濟焉。**評** 不能爲人者。正坐不能知道耳。**文** 吾以人治人。以人改人。人之心思力量蓋已確然其可以自理矣。又於道何藉焉。**評** 豈道果另一物

邪正所謂爲道而遠人之言也。以人治人。言即以其人之道治之耳。不加道字。是文法偶爾。非謂必不可以道治之也。即在人字發明全義。不必增出道字。此已是葛藤厮閒撥随講究。然猶止在文法言。今必欲提開不是以道治人。則是異學要去理障。而其所謂以人治人者。亦并非聖人之以人矣。以人治人何。原可乘人已。故語錄云我自治其身。亦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史伯璿以爲因上有君子字。則似人字對君子言。故章句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其說不盡然也。章句只因改而止三字費解。故云爾。

忠恕違道不遠節

此忠恕是說學者事。

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論語夫子之道。聖人之忠恕也。此

章不欲勿施。學者之忠恕也。由學者之忠恕做到聖人。便與道合矣。故彼曰夫子之道。而此曰違道不遠也。

**歸有光文** 忠恕者求心之術也。**評** 求仁求道。獨不可只言求心。施諸己二句。註中直云忠恕之事。或從恕字單出者。非也。

忠恕與道有分合。忠與恕又有分合。施諸己二句。與忠恕又有分合。要各疆界絲毫不混。然後貫通渾一處完全無閒。施諸己二句。似只說得恕。而忠行乎其間。此中賓主次第。煞有義理。益脩道以仁。求仁以忠恕。忠恕之體用。固忠先而恕後。而兩者推行用力關頭却在恕邊見。恕可見忠。忠不可見恕也。如此節節推去。其分合之故。亦瞭然意象矣。

君子之道四節

惟夫子謙詞最難體貼。若老實說未能。則無夫子身分。若說夫子

本無不能而姑爲謙讓之言，則是不誠之尤。愈非夫子身分矣。要見聖人毫無歉然，而所謂堯舜病諸者並行不害，方是善言聖人。

上四段自責未能庸德之行以下半節，是美君子以爲法。故章句於此上用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何來住上文，而末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繳下半節。若此處一滾直下，則末二句竟是曼倩割肉自責乃反自誇矣。且言顧行二句前後文如何闖入君子邪。

**楊以任文** 凡人不可一世之意，不得不爲父而低徊。**評** 此意好的則豈爲父貶。此意不好。豈勉爲父禁。**文** 天下無可奈何之說，獨不可用於人子。**評** 此說用於臣則弑君，用於弟則戕兄，用於交遊則賈友。豈獨子不可用哉。**文** 有兄有弟而形氣分矣，有兄有

弟而妻子故紛矣。【評】兄弟多故原於此【文】分者翕之紛者樂之
皆於弟乎責之。【評】兄固有道能弟則能兄矣【文】此問吾何以予
兄也。寧計兄何以與我也。【評】程子解無相猶矣義謂只相好不
要厮學正明此意【文】施報起而情衰先後明而誼薄友所以不
古也【評】此乃老莊之見。施報如何不起先後正處不明【文】事父
事君事兄之君子。朋友固其後者也【評】事親當知人獲上在信
友原無後之理。【文】賢人傑士天之所以遺天下。而吾得之以為
友云云。【評】何必如此說即一介下上。誼亦如是不然。尋常鄉黨
朋儕當後施邪。【文】脫友謂我能。而我不能則責友實甚【評】我許
之而不能以比之責則可。若此言則友不知人耳。何以狥之哉
【陳百史】嘗觀其聖論與後世情事夾雜成文處【評】後世情事。未
嘗不可發明聖論。但須以聖人之義理為把柄耳。今其胸中有

拔上一著。則斷絕情緣本無往來爲之宗。而於世間法又不求事理。但取血性率真意氣激烈爲之用。故其次雖成文處皆與聖論無涉。

難體貼在下半節。上四段正在自責。忽然接出庸德二句。中間更無轉遞。故拘語句者多主順勢直下。說在聖人自脩身上。自謂得口氣。不知到末句畢竟直下不得。從新費起周折。仍舊增添語句。則於口氣仍未嘗得也。看註中以自責自脩一句盡斷上半節。後綴言君子之言行如此。總指下半節。則未能也之下。庸德之上。中間自有一段意思。

自庸德之行至末句一氣直下。只是說君子。讚君子。而責己自勉之意在其中。看末句只稱美君子而止。言外神味無窮。

【顧麟士】蓋嘗妄論此節。自庸德之行二句以下。當急口讀之。君子

二字文法爲倒出【評】註於顧行顧言下云君子之言行如此此則上八句自然一口急遞君子二字爲倒裝文法矣麟士何得勦

實爲妄論邪【楊子常】倪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細讀胡不語氣較合【評】庸德以下總是說君子。而自勉意在其中。旣以自勉則勉人固不必言矣。倪氏之云徒生支綴。

末句本緊指庸德以下六句。慥慥只就行德謹言說。非統贊也。亦非從言行勘進心神一層也。

慥慥不專指心。是指言行數句而言。

慥慥二字。直從庸德句貫注下來。君子一句是倒裝文法。不是到此方省得是君子而歎美之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首節

位字極有定。却極無定。君子素位之道。立乎位之上。故能止乎位之中。雖所處只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行。故下文曰無入不自得。朝爲耕農。夕爲天子。其素不二也。從過去未來顛倒回互。看出止有一個現在之位。從周流六虛變動不居。看出君子止有一個素位之道。方說得聖人全體大用盡。

不願乎其外不字。須斬釘截鐵始得。纔說得含糊游移。便是秀才胸中界污志趣流露周旋耳。且不字有兩義。一是有義不可妄求。一是有命不可必得。然此猶就下一等人說。惟直窮到義利公私之關。此纔是不字真實本領。

素富貴節

無入不自得。不是從世情轉身。隨波逐浪。袒裎而入裸國也。或問

謂無不足於吾心。此總是自得其實詮解。不然。默而識之。是識個甚。無入不自得。是得個甚。却不反爲儱侗總駁倒邪。

在上位不陵下節

此節專說不願外。怨尤病根。總在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念頭一概擗向裏。則內邊自有汲汲處。外邊無非坦坦處。故曰無怨。怨尤盡泯。則不願外可知矣。中庸於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句。正爲願外者拔根剷株。將怨字前後斬盡。無字全體光瑩。乃見不願外極頭。

首四句上下。即大學之上下前後左右相似。不止在出處一項說己字從外面求人四圍逼攏看。真見得外無可願處。只有正己忙耳。

只重正己二字。不求人即上文已見。所以能不求者。惟其己在也。

所以不得求者。惟正己之爲急也。然正己又正要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其正己之盡。工夫鞭辟到一路。如此看。而字一轉更覺有味。

不正己之不求。不算不求。

[illegible]就物以求勝。必逐物以成移。是其中本無棲泊之所而其外隨之也。云云。評從爲己爲人分際。針砭學人立心隱微深錮處。不管血流滿洳。惜講到正己眞實工夫。却只成空架。不得不適入高玄一路。可知陸子靜講科舉義利之說。亦能使聞者感泣。而無解於其黑腰子之魔也。故學者須步步向切實處討下落。不然。終不免陶菴所云其中本無棲泊之所耳。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節

歸有光文世惟營營於外。而所以自視者常不足。是以覬覦於非

分。而責之天者無厭也。評看今人營營。只是自己看得輕賤。全靠外邊做貴重。畢竟外邊如何貴重得我。

變動不居。無非居易。

居易不是泰然無爲。

直到樂天境界。都是居易。

二氏之曠達。非君子之居易俟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節

本文只論射。不推勘君子。

孔子只論射而比之君子之義。子思只論君子而比之孔子之論射。各人倒說不得。

夫子自言射。射是主。中庸引言君子。射是賓。

聖人絕大本領。止得一個反求。從人所不見不愧屋漏。直到無聲

無與上事。更無別樣方法。蓋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步着實處處精細周到。與世間走空闊捷之學。正是天淵。反求近是聖人立命之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高遠卑邇。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高遠卽在卑邇。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遠邇。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希高遠。此素位章義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處說。此章卻就卑之於高。邇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着力在首節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爲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纍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

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實言而引夫子說詩做個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詩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人只看見兩頭不曉得中間實地故意字都落影響

自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近裏就實指示學者用力處以發明費隱章義然各章主意不同道不遠人因上章說道體恐人求之闊遠故指向身心上來素位章是就地位上言此章是進道推行之序其義絕不相蒙作此題者動云高遠即在卑邇之中但求之卑邇而自得說話未嘗不是然卻是不遠人章義於此全沒交涉也不遠章道只在人身日用是說兩頭盡處此章遠邇高卑是說中間逐節次第處走得一步卑邇便得一步高遠進

邇推去節節如此無定位亦無住處全在行登二字上說着力在自字故引詩及子語是側來一串做個影子令人言外自得章句下一意字亦是吃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若但說道在卑邇又何必於不遠人外疊牀架屋乎

首節

遠邇高卑只在行登處說此不是說兩頭說兩頭中間逐步推移處也着力在兩自字求道有序要到彼必由此步步由卑邇步步到高遠矣故謂高遠自高遠卑邇自卑邇者固非謂卑邇即高遠高遠卽卑邇者亦非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自是道中自然之理不是君子立說如此

詩曰妻子好合二節

詩原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若從要順父母推出所自。便失神理。

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嘗謂三代以下。如浦江鄭氏規範。實存得此理。歷宋至今。不特有家者之所無。即有國有天下者。未能或之及也。曹月川先生夜行燭。未嘗非孝子之用心。然終有自見得論親於道意思在。

附妻子好合二節文

道有漸進之序。可於詩與聖言喻之矣。夫詩言兄弟。而溯及妻子。夫子因詩之言妻子兄弟。而又及父母。皆無高卑遠邇之見也子思則曰。此與吾自之說相發明矣。嘗謂道無對待。而有對待

之象。道無層累而有層累之形。此皆從學者之漸進而生者也。對待者漸進之極際。漸進無盡則對待亦無盡。故終身由之而不至也。層累者漸進之近功。漸進不已則層累亦不已。故當境求之而即得也。即得者實得焉。斯不至者亦驟至焉。此其故。慮擬之亦可實證之。全界之。亦可由喻之。如吾言道而有遠邇高卑。而對待之象視此已行。與登必有自而層累之形視此已然而過焉者。立一高遠之境以求之卑邇之中而不可得也。則廢然返矣。即不及焉者。守一卑邇之說以求夫高遠之忽至而不可得也。則亦廢然返矣。何則。是猶見於對待。而無見於層累也。是猶見於層累而無見於漸進之實也。無已則與觀於棠棣。棠棣言兄弟也。言兄弟而忽及妻子矣。言妻子而又及兄弟矣。則又觀於夫子之讀棠棣。棠棣言兄弟。兄弟已也。言兄弟及妻子。

妻子兄弟已也。而夫子又忽及父母矣。是說也。可以喻道矣。天下一事必有一事之理。而一事之理既盡。則必有不止於是之用。萬事必有萬事之推。而萬事之推無本。則亦終不得彼此之通。今夫妻子合而兄弟翕焉。妻子若卑邇也。兄弟若高遠也。兄弟翕而室家宜。妻帑樂焉。兄弟若卑邇也。室家妻帑若高遠也。妻子合兄弟翕而父母順焉。妻子兄弟若卑邇也。父母若高遠也。由此推之。當其未合與翕。必有所以致是者。妻子兄弟未可以爲卑邇也。及其既合與翕以及於順。已必有不止於是者。父母又不可以爲高遠也。若是乎高卑遠邇之無定位。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必有實功也。道之有序。亦若是而已矣。得其意而通之。妻子兄弟父母皆道也。而皆不可以盡道也。何也。就詩人言之。妻子之道也。兄弟之道也。不必其爲父母之道也。若以

為父母之道有不盡於此者矣就夫子言之妻子兄弟之道也父母之道也不必其言君子之道也若以為君子之道又有不盡於此者矣然而有順推之勢無逆施之理有不期之效無失實之功大略然也然則君子之道又豈外是哉

子曰鬼神之為德章

此章兼費隱言從體說到用從用指出體不似他章但言用而體在其中

前後章俱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處看故曰兼費隱

此下三章皆推庸行之極至庸行從子臣弟友節來正是人道之費處其本則在誠也故哀公問政章達道九經歸於一誠亦是包費隱言也

首節

鬼神兼事物身心說方諧。

鬼神之德，正在這曲伸機緘上看。

視之而弗見節

此節三句纔說得虛實二字。到極虛處無非至實，故虛實只是一個。釋家言色即空，空即色，却看成兩件了也。

陳際泰文 鬼神者著於無形而體空，故大空不可遺。著於有形而體萬物，故萬物不可遺。評 問體空之說如何。楊子常稱其無形亦體，深於易性理。是否。曰，此正不懂易性理也。世間無空，空即天也。天即物也。曰體物，則無非是矣。不可謂體空又體物。體有形又體無形。如此則是有無已判成兩也。故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且其看物字只作形器之屬，不知事即物

也。天地開變化遷流。與人事動作云爲。皆物也。此有何形狀。無非鬼神之所體也。

[illegible]天下聲無於目。色無於耳。而以氣行者竝無於耳目。評耳目使以氣行。文若鬼神亦無於人之耳目。而原非無於自體者也。[illegible]耳目即自體。文有形者必有隕落。有聲者。必有消寂。皆有隕落。有消寂。則其體不堅。而其有不實。至若鬼神。窮年窮世而必無壞滅者矣。其有乃不更實哉。[illegible]隕落消寂。即是實有。窮年世而無壞滅。以有隕落消寂者故。[illegible]審以肆祀。則能通其感應。何於善淫。則不失其禍福。昭昭乎爲物司命云云。評此等見解。不但儒者鄙之。亦爲釋子所笑。依他說。物外另有個鬼神。安得謂之體物哉。他只道依草附木。憑巫降乩者是耳。若謂無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鬼神。則諸有形而有隕落消寂者。又是

何物。蓋其所見之粗也。不出天堂地獄輪迴冥報之各有主司。其精者則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而已。秀才肚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聖經賢傳如何得入。

又賞又鬼神之才性。好何善而察惡。云云。評予有老友。每呼人為鄉光居士。或問之。曰。鄉下光棍也。何以稱居士。曰。凡鄉下光棍必為僧人發施漁利。必拉佛會放生講感應篇果報造神鬼靈顯誕妄以動村俗。故云。聞者皆笑傳其言。不謂文人亦止得此鄉光居士識見也。

使天下之人二節

第三節是祭祀中見鬼神體物處。引詩節則體物中見其不睹聞之隱。末節則又轉指出來。反覆說盡費隱。

【羅萬藻文】凡人皆具鬼神體，而不宜更作鬼神念。射度二念，但觀其歧，求觀其體。【評】其意暗照下誠字。謂鬼神即在人心，更別無鬼神。此義在上文兩節內發，或末節後推論則得。若此兩節實就祭祀之鬼神，使人畏敬恍忽處見鬼神之妙。未及歸重人心也。謂鬼神之精靈，即在人心敬畏處見，則得。謂人心外更無鬼神，則不可。引詩言不可度矧可射，亦正證歎鬼神使人畏敬恍忽之妙，非戒人之詞也。即戒人射猶可，謂戒人度更說不去矣。要之通章原只在理上說，不在心上說，即末節誠不可揜誠字，亦止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指實理，不指實心也。後此指出人心當實，又是言外義，不可反客作主。【文】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其神不傷，即其隱隱微物者是也。若以爲人而別有鬼神使之，是衰世之鬼神也。【評】鬼神使人祭格之理，不分盛衰之世皆然。衰

世多幻妄之鬼神耳。盛世之祭祀。豈無鬼神哉。其意欲專指人
心。反昧書理。
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人心之誠
也。兩邊道理缺一邊。使不見下誠字全義。祭祀之鬼神。鬼神之
一。鬼神之誠。誠之一。
夫微之顯節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陰陽動靜之
妙。全在四個一字上看。鬼神亦只是此理。全在屈伸至反處。最
是天地間靈機妙用。極杳冥恍忽事。却無非實者。乃所謂誠也。
自無之有是誠。自有之無亦是誠。單說一邊不得。微之顯。從上
文祭祀指出誠之不可揜。非謂鬼神之德只在昭著處也。
此字雖承上文來。然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九字。是統言鬼神之

理。因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也。天地閒風吹草動。無一非鬼神。人身上動止云爲。無一非鬼神。中庸從祭祀指出鬼神。從鬼神指出誠字。其旨甚精。若黏煞祭祀。則受訓詁之蔽矣。章句云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費卽顯也。隱卽微也。微顯二字作兩截說。便無之字矣。若只作微顯無間算套話頭。又是顛倒說得。非微之顯也。

費而隱而字是推入。微之顯之字是推出。一順一逆。皆是倂說。其實有便是誠。

**黃淳耀** 顯者之不可揜如此也。鬼神之體物也。微者之所以不可揜如此也。誠之體鬼神也。**評** 細看欠妥。微顯分誠與鬼神不得。誠體鬼神。作讀似可喜。乃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也。

**歸有光文**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爲屈伸。爲

往來。是固有不能自止者。而發揚昭著之如此。信乎天地之貞觀。隨在必察。而所謂物與無妄者。於此得之矣。**艾千子**誠字卽鬼神之德也。鬼神之德卽天地之化也。依先輩作文。何等直截停妥。**評**鬼神之德。卽說鬼神。不分兩層。故註云爲德猶言性情功效。不云德卽誠也。蓋鬼神之德無非實有。其實有者乃誠也。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者誠也。鬼神之德只在氣上說。維天之命。上天之載。從理氣合一原頭說出誠字。鬼神亦包舉其中。此太僕之妙。於言誠也。若謂其仍指天地之化。則失其理矣。於此見千子於此理猶隔壁聽在。

就鬼神指出誠。不是說鬼神卽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卽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卽不知其一。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二物處尙有疑礙。則

猶未達此關也。

【攷闡英義】今之論鬼神者，非意其爲誕，則駭以爲怪，不知天地間實有此消長之理，則實有此消長之氣。【評】所謂實有者即誠也。【文】自其氣之合散謂之鬼神，自其合散之理謂之誠。【評】其實有此合散者即誠也。【文】誠之靜而鬼生焉，誠之動而神生焉。其一動一靜者誠也。【評】一動一靜者道也。鬼神之德也。其實有此一動一靜者誠也。【文】物得誠爲始而來而爲神矣，物得誠爲終而往而稱鬼矣。其能往能來者誠也。【評】能往能來，其能只是鬼神，實有此能則誠也。【文】疑鬼而疑神者，總之有形之屬。【評】無形者亦是。【文】食陰陽之實理以成其聚散，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是也云云。【評】如此夫三字原統結上文，正當從上面精粗大小兩頭說個盡。但須見得合一處耳。於鬼神看得精者太精，粗者太

粗。大者太大。小者太小。勉強牽合誠字。總屬影響。要之他看誠字先不甚確。若云理之不可掩如此夫耳。理非誠。實有此理乃誠也。

言。

全部誠字有二義。在天地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此處誠字兼二義言。

誠在天地之間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爲我有。仁孝而饗帝饗親。非禮勿視聽而聰明正直。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盡此矣。

桀龍泉謂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言費而後言隱。鬼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後言顯。愚以爲亦無他。都從氣上指理耳。鬼神氣也。人心亦氣也。天地之氣惟鬼神最奇幻。人之氣惟心最神靈。皆若杳冥恍忽不可測。而其實止一理爲之。誠而已矣。然則天地

間孰非誠之爲乎。

天地間至荒忽難信之事無如鬼神。然皆實理之所爲。實心之所有。則天地間事理無一非此可知。此是中庸第一個誠字。却從鬼神說起。煞有妙義。

鬼神而實天下無不實者。此意看得分明。如此夫三字自活。

以前都說昭著處。就事物實象言。見天地間無非此理。忽說到鬼神。是恍忽無形之物。而昭著如此。漸引向神明不測。就人心內言。爲下半部誠字張本。於此實見得個道理。如此夫三字指點語意。百倍精神。

異端件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爲幻妄。聖學件件歸實有。任靈奇恍忽皆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擧天下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

此中庸言誠發端於鬼神意也。鬼神非即誠，即事物中運用。其實有則誠也，須見得分明。

中庸至此章方露誠字。鬼神從上章高遠來，從高遠莫高遠於鬼神。鬼神亦實理所爲，則無所不實矣。釋氏以三界法象一切歸之於虛無。吾儒以變幻幽渺之事，無一不本於實有。故人以釋氏爲知鬼神，不知惟吾儒乃知鬼神。釋氏之所知，非鬼神之正也。看透借鬼神楔出誠字之旨。離鬼神說，黏鬼神說，都得。如此夫三字，指天盡地說來，其聲未寂。

#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

## 中庸

###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章

夫子只就舜孝而極其至。中庸論庸行之至而引夫子之論舜孝。章句云此由庸行之常推極其至。正從前十三章末節庸德中來。子臣弟友皆庸行而孝爲大。故引夫子此言。

大德即大孝。大孝即庸德。庸德即大德。初非兩件。孝本庸德。如舜之孝做到盡處。便是大德。凡聖人未有非孝者。然其德之所重不在孝。亦如伯夷非不不念舊惡。然畢竟是聖之清。柳下非不介不可易。然畢竟是聖之和耳。惟舜之孝爲凡聖人所不及。故其德莫大於此。論舜聖人之德固不止于孝。而大德惟孝。即他處論舜德亦不專說孝。而此章大德却專說孝也。俗說反云德

以受命而成孝。不是孝以成德。于中庸之意却相背。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爲聖人以下而言。末也。大德必受命。言凡庸行之常。苟能充之至其極。皆可以爲聖人而受天命。此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俗說則反德爲本而孝爲末。則必爲聖人而受命。乃可以爲庸行之至。非中庸之旨矣。

章意只就說孝。大孝必得天。所謂推庸行之極以見道之費也。大德即是大孝。非所以爲孝者。後人推重德字。反看小了大孝。失中庸引證之旨矣。

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堯舜做箇樣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渾純是一孝做成。底觀虞書四岳薦舜升聞陟位。只是一孝。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

廟饗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解輒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饗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饗保而後爲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卽爲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如此則首節德爲聖人句。與下四句平列亦見下節提出德字亦見。不知此。側重非。平列亦非也。

論章意舜只做一樣子耳。次節已結住。第三節便推開通論矣。許東陽謂次節卽泛言理之必然。此則太驟。看註舜年百有十歲。則此節正結上起下之詞。熟讀白文數遍自見。乃有謂通章只就舜身上說。不識何據。或曰出存疑蒙說等書。吁。此余向欲盡去天下講章也。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

講章一派。起於元儒。盛于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存淺達之類

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其鄙倍又過之。此不但道理之賊。亦文字之賊也。

首節

聖人未有不孝者。然聖人多不只以孝做成者。只舜之聖以孝成故曰大孝。

俗解謂舜以聖人之德。并諸福以成大孝。然則堯禹文武何嘗不是。其所以獨推舜爲大者。自古諸聖人以孝爲其聖中之一德。只有舜一生單就一箇孝便做成聖人。做到有天下。此爲不同耳。其也與三字。正要看得非舜不足當此乃得。

大德必受命。通章卽此一意。推詳反覆以見盛德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謂德爲聖人以下是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

自爲矛盾。末節當云必受命者爲大德矣。豈其然乎。此謬實始于陳壽翁許白雲而後之講說者因之失朱子之意遠矣。

許白雲謂大孝句是綱。下五句是孝之目。此句便錯。陳定宇謂德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云德爲聖人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然則定宇之所謂極其至。亦是倒看。不知德爲五句。即下文祿位名壽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曰如子言。則德爲聖人句。應與下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與後德字異。即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替身語。與此德字分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庸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原當平列提出不得也。

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孝。庸行也。舜却由此庸行造到

極至。以此爲聖人。以此爲天子。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惟其孝爲大孝。故必受命如此。德爲聖人。言其以孝做到聖人。即下節必得其名也。看堯典有鰥在下一段。廷臣薦舜之詞。只說得孝行一節。未嘗旁溢他語。即所謂玄德升聞也。至禹謨益贊禹曰惟德動天也。止述齋慄允若。以爲至誠感神。可見舜孝德之大與他聖之孝不同。今說者必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且以德字爲所該者廣。不止孝之一事。是小看了舜孝。正與由庸行而推極至之意相反矣。

舜之德爲聖人。止一孝成之。看典謨所稱自見。

雖舜之德爲聖人。純自一孝做來。故中庸獨舉之。

只是以孝爲聖人。不是以聖人爲孝。

五者俱是孝所極。不是以五者爲孝。

徐闇公德為聖人是全句。尊為天子非全句。評德為聖人五句一例。安得有全句。有非全句。

五句只合平看。總是舜之大孝所致。此節只重大孝。即下文大德字也。德為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提重德字。貫下四者固非。即五件平列。不外以孝之德為聖人。而云以聖人之德孝親。便是孝外別言德。並下文德字俱泛。不切庸行之旨矣。

章中四箇德字。下面三箇德字一例。與受命對看。為主為綱者也。首節德字又一例。與尊富饗保並列。為賓為目者也。而當平舉。不當特提。蓋五句總以孝而致。非以此為孝也。或謂孝為聖德之大端。非德止於孝。其說似是而非。若泛論聖德。自然孝為大端。而不止於此。中庸此章。却只論孝。故所謂大德令德皆專指孝而言。所以只舉箇舜。不是他聖無孝德也。他聖不似舜畢以

孝成名有天下而備諸福耳。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陳際泰文】舜之所宗者堯也。則謂已之祖宗何。【評】祖宗原不改。【文】舜宗堯既得堯之天下。遂奉堯之先。則後之人宗舜。既得舜之天下。亦必遂奉舜之先。【評】全以私心說壞聖人。舍其祖宗而認人祖宗。而又冀他人以之爲祖宗。而皆以天下爲餌。豈復成聖人乎。唯和尚法嗣則然。然則和尚皆大孝乎。況舜只受命文祖。無奉堯之先之事。【文】舜受堯禪。其子孫不失爲大國之君。則禹受舜禪。子孫亦當不失爲大國之君。【評】此義不甚悖。然不失大國之君。以大孝之德耳。豈以禪人爲子孫之保哉。○饗保之福。皆舜大孝所致。中庸推極其至以見大德必受命。舜意計中並無此事也。如大士言。舜切切爲饗保計。而宗堯禪禹以圖之。不但誣聖亂道。說得大舜亦太拙甚矣。其說之謬。總由錯認德爲

聖人以下五句皆所以爲大孝。而不知爲大孝之所致。思必得饗保以孝其親。則不得不宗堯禪禹。險曲以圖之矣。自好講權用。因謂聖賢亦猶人耳。文人不明書理。憑臆妄論。每有此害。曰天子天位。乃四海公家之統。非一姓之私。三代以上禪授。其受終祖宗。皆指天位相傳之序。非爲人後之義也。爲人後從父子倫出。天位傳授從君臣倫出。只因夏殷以後家天下。君臣中又兼父子之義。故其禮制又不同。要之七廟之設。皆三代之禮。與唐虞廟制義自別。不可以後世之法論古初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節

大德者。大孝也。非根德爲聖人句泛說德也。脫了孝字說。便與全章大意不相關矣。

此節緊貼舜講。下文漸說開去。得名即指德爲聖人。得壽固是年

多。而宗廟饗子孫保。亦即其事也。故此節大德專就孝言。名壽皆歸本於此。一句泛論不得。

此節大德指大孝。末句乃推廣庸行言之也。

故天之生物節

因材而篤。兼下兩句說。

材字兼栽傾。不可對德字。栽乃對德也。

詩曰嘉樂君子節

此是引周詩。不是證周事。詩本指周。中庸引詩却不指周。時文未免說做中庸亦引來指周矣。

茨平子引詩一段。宛然行窮周德。頌文武。原周所以受命之意。評此論不然。此章專就舜說。下章專就周家說。總以明庸行之至以見道之費處。周都是引證耳。雖大意未嘗不關通。然各自話

頭若謂引詩爲下章緘線則文王之詩及周頌中言周家受命語甚多。豈不更明切。而引此泛用之辭耶。詩言君子。不指文武周公。而引詩者欲借以指文武周公。不太費分疏周折耶。

通章只在舜論。不必扯出周來。

到此原是說舜。與周無涉。

【總講讀文】合帝王之名。而君子是稱。何其大雅深長也【語】此說陋甚。帝王尊號。秦以後事。詩中多稱君子。豈獨嘉樂也。

【合讀文】天之祿君子也。其因在德。而所以然之故。不徒在德。德亦一人事。一人了一人之局。天必無此隆施也【語】宜民人正是德之應。德豈是一人事。自了原不光德。此等議論。亦自佛學中來

【文】若非嘉樂顯顯。即人即天。而曰以獨知之地潛與命通。者未見必得之明徵也【語】如此說。直疑殺孔孟矣。引詩只取德命以

起下節耳。無重宜民人句之義。若必宜民人而見違天。則無時位之聖人。其大德不可信。而天之因篤。亦疎漏不足憑矣。

引詩總只取得天意以起下節。原重受祿句。

故大德者必受命節

上大德必得兼舜說。此大德必受籠統說固也。然理是推開意是總結。

此言庸行之常。果能推至其極。如舜之大孝。未有不受命者。乃講德之至而及受命。非講受命之由而及大德也。二帝三王。受命得其正。即後之孔孟不受命。漢唐來非大德而受命。亦自有其理。須講得通透。不然。反與必字刺謬矣。

【雜纂】世無大德之人。即大命無所屬之矣。世無受命之人。即權謀有所奸之矣。【論】即孟子天下無道。小弱役強大亦天也之

說。此是天亦無如之何。然使有大德。天必總命之矣。然則孔孟云何。曰。天所以命孔孟者又別。

聖人只盡庸行而天命自歸。德命相與之際。消息甚微。中庸說出必得之理。指示人從庸德用力。以極大道之費。

大德不是為受命。只大德必受命。

命即在德內。

命原是聖人自己分內事。得失由人耳。

氣數之命即在性命中。德有淺深。則命有厚薄。惟人自取耳。程子所謂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是也。

一 附嘉樂君子二節文

引詩以明得天之故。知庸德之必極其至也。夫栽培傾覆物之於

天也有然。而況有大德者乎。讀嘉樂之詩。可無疑於受命之故矣。子思引以結庸行之至以言費之大者。若謂吾言大德而及於天之生物。而知天之培覆如是其不爽也。而竊有慮焉。以天祇聖人。聖人亦一物也。其能有此大德也。則以爲物之栽者也大德而必得位祿名壽也。則以爲天之培之者也。斯二者。天與人各操其一焉。天不能必人之皆類乎栽。人反能必天之皆出乎培也哉。兩相需。夫是以兩相遁也。而又不然。天無爲者也。以人之有爲。而天之爲著焉。亦人爲之自著而已。天無心者也。以人之有心。而天之心見焉。亦人心之自見而已。其所爲有爲而有心者何也。德也。其所爲自著而自見者何也。命也。然則栽培傾覆。天固盡人而同之。固盡古今之人而同之者哉。其故莫詳於嘉樂之詩。其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言君子有此

此令德、而顯顯然其昭著、則天下嘉樂之矣、說者曰、人在上者一也。民在下者也。言君子有此令德、則上下無不宜也。曰受祿于天。言令德之君子爲天下主。天若論定而寵貴之者然。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言天既寵貴君子、又必維持之、啓佑之、反覆眷顧之云爾。夫天之於君子也。既寵貴爲天下主、而又維持之、啓佑之、反覆眷顧焉如此。何其盛也。令德故也。令德、明德也。明德大德也。德、人所主也。命、天人參焉者也。人不克自得其所主、而與天爭其所參、天必不予。人既克自得其所主、而欲天惜其所參、天亦不能。故大德者必受命。然亦有不必大德而受命者、繼統之天子是也。此其命皆其祖宗受之以遺其孫子。故有德易以興、小不德不足以亡。一時自以爲得天之易、而不知祖宗之德有淺深、則子孫之命有延促。故其時雖有位祿之及、而名壽

有所不能干。亦有大德而不必受命者。聖人而在下是也。此其命皆自天地受之以稟其氣數。故無德可以貴。小有德不足以賤。一時皆以爲得天之難。而不知天地之德有甚尊。則氣數之命有甚薄。故其身既獲名壽之奇。則位祿有所不必計。凡此者皆天也。而所以必之者德也。德莫大於孝。而推之可極於天。嗚呼。費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爲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隆曆間村俗講說杜撰章旨。強拈無憂二字作貫耳。

發明 作中庸者子思也。言武周者夫子也。引夫子稱武周之言

以說中庸者子思也。荊川文時中無忌憚等語。吾終病之。安得夫子言時。遂知有分章照應之中庸。遂以時字分別武周乎。評此雖孔子之言。然子思引來却為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聖人因時制宜。各盡中庸之道處。若謂孔子言時。不為中庸分章照應。然則舜之大智。回之為人。子路之問强。皆夫子偶然各論耳。又何曾有貼合智仁勇道理。又按其順。夫子自言詩。又何曾為道之遠邇高卑乎。固哉艾子之論文也。

首節

無憂是就境遇上說。若說得太玄妙。則無以處凡聖人。且與下文打成兩橛。

文王非公子封君。雖前後成功者也。其身於中庸之道。固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盛如此。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猶曰無為而

治者其舜也與。極德遇之盛。而益見聖人盡道之至也。

下面分列武王周公。各有盡中庸之道之事。此處却只言武王。蓋周公所爲。總以成文武之德。舉武王則周公在裏矣。

作述俱在德業相繼處。不以取天下爲說。

兩之字是指文王而言。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節

纘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文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天人交迫。莫之爲而爲。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爲纘緒焉耳。

纘緒專指翦商一事。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肇基王迹。兼德功而言。即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道。非圖謀神器之言。欲避翦商之

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德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于太王哉。總是豎儒眼中看得翦商是大逆不道事。於是曲爲之說。反將聖人心事。裝成枝梧闇昧。不道太王武王所爲皆天理至道。有何罪過賴後儒解免耶。

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纘緒未嘗不光大也。此何另講到一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天下亦不過纘緒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中庸之道。

武王之不同乎文者。時也。非德也。不失顯名。非可以權力詐術爲之。曰天下。則古今之公理也。曰身。則一人之有道也。可見武王非聖人論。直是小人無忌憚耳。

顯名我所固有。特不因是失耳。

不失中自有學問本領。

不失兩字最難處。輕率不得。又斡旋不得。世人不曉此義。便有輕于非聖者。原其禍本。是自子瞻論來。蘇氏文章。害人心術。豈淺評耶。

武王末受命節

**章世純文** 武王既沒。道在周公。公引人臣之分。亦可委遠時柄云云。**評** 人臣也委不得。使周公是異姓亦然也 **文** 仁孝之事。先王所自有。**評** 文武各無闕欠。周公自有成之之事。**文** 可以創置創置之。可以更設更設之。期於有以見異以明新制之深恩 **評** 理當然耳。豈謂新制必須見異哉。此等論頭即害道 **文** 事有所繫之而後重。繫之文武則無專己之嫌 **評** 周公制作。原不曾繫文武名下。不曾避嫌。此論亦害道 **文** 功有所歸之之爲安。歸之文武則有不忘之思 **評** 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論語。非周公當時

以此立說也。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專指周公之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之所當為。為文武之所不及為。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歸功文武。借名免專己之嫌。便是私心作用。豈復成聖人。豈可謂盡中庸之道哉。以此揣摩姬公心事。不啻天淵之隔矣。評功弘矣。被之以德。聖人所以高其道。

評德以為功。一倒說則德成假矣。

此是孔子敘論周公之事。謂成文武之德。固不是周公立說自解。亦不是史臣紀載筆法也。強造一番淋漓隱痛之言。都是後世人心迹。聖人如青天白日。用不著一分陰氣。

又評追王者。身本非王。而自後人加之也。深觀禮意。臣子無爵君父之文。君父亦無以卑臨尊之義。故死者可以稱天以謚之。則遠者亦可稱天以爵之。皆歸于以天道行事。評此實理非權

借之法。太王王季。於道當王。故可稱天以尊之耳。【文】今之始王者實文王也。而其追王者則因文之祖與禰也【評】此說稍助【文】追王之者子孫也。而其宜王者則固自在太王王季也。不獨以情而議。而又兼功與德而議。則其義亦必如是而後盡耳。【評】後世議禮只講情耳。周公直以功德當然。非又兼之謂也。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略。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私親也。故不入達孝章。而於此發之。原不關孝字事。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

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文中言太王王季不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其道理甚高濶。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爲諸中庸之道哉。但其謂始王爲文王故追王止文王之祖考。此却是由說總之在三五世數上講隆殺。此是周公制禮後方有此推論。當周公追王時。是特起之義。安得便拘世數定制。太王王季之當追王。使周公生在康王後亦須制此禮。所謂成文武之德者。推武王王文王之志。本文王之德而云。非謂以文王爲王者而爲追王之始也。皆因王季下少了文王二字。有此文。雖其實文王已追王。不待周公也。

上承大孝。下起達孝。此章是過脈處。看下章註云承上章而言。又云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

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云云。則此處正下章發源。但此節原乎說文王武王周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而推本其孝。非直稱其孝如上下章例也。周公成文武德其經緯制作甚廣。追王崇祀。乃其大者。以孝爲制作之本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首節

**章大力** 指達爲變通。誰非變通者。究竟達亦大之義耳。**節** 達孝與天下歸仁同例。看得許與稱謂粗淺。故歸字達字必欲說入高玄去。不知非欲淨理純。不足以當歸仁。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不足以當達孝。許與稱謂。原非粗淺事也。越說得粗淺。達孝理體愈高。大力知變通之非。而仍以大釋之。其不曉通謂之義。亦猶夫人耳。

註明云承上章而言看下節註繼述亦就上章說而下三節祭祀之理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實據自應止就上文發明爲是所謂通上下即上文兩達字亦即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本非武周之所獨自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之仁爲天下所共有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

夫孝者節

夫孝者三字不粘住武周正見此理橫天塞地凡爲孝子皆當如此武周特其最耳如此方見達字之義

善繼述所該甚廣據註大者亦當於制禮上說粘祭伐商立論乃時文之粗也

章意以道之費之大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亞在制禮一邊戎衣纘緒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専此以爲訓也人多貪發上章

次節專在取天下立論。反失本章下文四節之意矣。達孝達字。原指天下此心此理之同。故通稱無異詞。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此武周之所謂達也。若止就征誅上說。如何盡得達字。善繼述之義。在功業則有功業之繼述。在制作則有制作之繼述纘緒而有天下。功業之繼述也。然亦修德行仁以爲纘。非先王誅人天位。子孫必成其志。是曹丕司馬炎皆達孝也。制禮通于上下及下二節。制作之繼述也。不必又扯戎衣有天下來說。盡倫備物。仁至義盡。在諸侯將盡諸侯之禮。在天子將盡天子之禮。此則將勢有不同耳。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此章須明此義

事志只就禮制上說。合天理。當人心。便是善繼述也。所以達也。

春秋脩其祖廟二節

不是以春秋二節概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耳

春秋二節總是舉祭祀之禮大段而下節推其義以見其孝弟春秋節指各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宗廟節則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四時祀事宗廟節則兼大祫禘祭及四時之祫大祫陳祧主時祫不陳也時文分時祭祫祭亦無大謬但宗廟節專主大祫不無偏漏耳有謂二節俱屬一時則時祭時安得羣昭羣穆咸在耶

宗廟之禮節

看此節禮制子孫臣庶畢備而情文周密規模宏遠自非祫禘安得如此註中明云有事于太廟則非春秋各廟時祭之禮所同可知固不可混兩節爲一串也

太廟坐位與屋制不明而以後世擬議則北牖南向南牖北向等

語皆可疑矣。

宗廟之禮兩句。專指與祭子孫而言。左昭右穆者廟制也。只明宗廟二字。宗廟之禮。即指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已包下四句在裏。所以序昭穆。言凡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各以其祖宗之昭穆為行次也。

止重武周制禮用意。周浹仁至義盡。情文燦然。以見道之貫處。到末節明乎郊社數句。漸推開濶遠作結。此節勿即夾入封建黜陟邦國朝廷治天下之義。

踐其位節

此節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俟為王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之善。當泰誓止稱文考。至武成柴望後稱文王。豈泰誓時猶有歉而武成後乃為孝哉。當稱文考。

泰誓時善繼述也。嘗稱文王武成時善繼述也。廣平所謂武王觀政於商時。使紂一日有悛心。武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牧野之事。果爾。則西岐廟中終無敬愛之孝乎。故不可以時說害正理也。

【陳際泰】云云【闢】其字指先王。則太王王季之緒但在內。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其義自圓活。繼志述事不必坐煞文王之事也。大士看孝字只好用在文王。故其說如此。不信指先王固孝之至也。

孝之至也一句。總結上三節。正在禮制上說。此至字猶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至字相同。

郊社之禮節

聖人制祭祀之禮。義甚精微。到上帝其先。其義乃盡。中庸因時祭

說至此。直從鬼神盛德章來。與下章達道九經歸于明誠作樞紐。不僅鋪陳祭祀制度也。

只就制作精備處見武周能盡中庸之道。

達孝意上已了結。此就盡制之極推廣以見武周盡中庸之道之費也。

註於上節云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遂謂不宜復根達孝。然則此節不幾成贅疣乎。蓋上節止結春秋二節之義非通章已盡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事以先王爲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淵大。所及者遠。以起下章問政爲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乎以下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况宗廟祀先上文已盡。安得以複述爲推開乎。

郊社禘嘗之於上帝其先明禮義之于治國總在所以二字得个會通關紐武周之所以制與後人之所以明皆從此貫徹。

今人看道理。只是所以然處不的。

黄淳耀文 郊之禮有二。正月行之爲祈穀。十一月行之爲報本。而總必以陽之類求天。社之禮亦有二。后土之祭在北郊。社稷之祭在國中。而總必以陰之類求地。評 明此便知併后土不得 文 天地陽先陰後者也。評 卽有先後必無合併。文 後世天地合祭。漢始于莽。唐始于曌。故蘇軾主合祭。而劉安世力詆其說。然事鉅費繁。人主之出益不得不疏。故合祭非得已也。評 論大禮只合在道理是非斷定。豈可遷就向功利去。註中明云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自萬曆後塾師欲速。删註授徒。此句未有不塗抹者。恭學士家從未之見也。崇禎間尤以不依註爲高。雖見亦必反

之於是曲說橫行矣。附巷亦未能免俗。而又濟之以典贍。尤足以聾世。然非陶菴之幸也。

不言后土省文也。註中明白說破。而作者必欲增天統地父統母等論以撇開后土。直是不曾讀註。

五峯以爲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然之。而吳澄獨以爲有北郊祭於方澤。惟天子得行。故以配郊爲至重之禮。然看下面禘嘗對舉。嘗乃四時之祭。通於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子之禮不同耳。看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自明。北郊之祭。於尚書春秋無可据者。

**陳際泰文** 大報天而配以祖。而五帝六宗皆天神之分合而主之者也。故以圜丘饗之。**評** 天神非上帝也。乃四時五氣日月星辰寒暑水旱之屬。**文** 大慶成而配以禰。人主祀天歲一舉。而郊爲

尊。至於社則地之尤卑者也。評 地雖卑於天。然亦極尊。故書稱告皇天后土。社亦卽是祭地。但諸侯羣姓亦得立者。非別有尤卑之示也。文 祭於方澤。致地示物魅也。而社不與焉。評 此是祀后土大祭。而天子自有社祭。亦所以祀后土。非兩示也。祭有大小耳。文 五歲而禘。所以本始出也。故王公與焉。始祖配焉。而嚳親與別尊。所以因之者也。評 大禘只配始祖。無嚳。禘意嚳禘只可謂祫禘耳。文 極尊尊而配以祖。而已祧未祧。皆有始祖以下而昭穆之者也。故以祫祭祭之。評 若將禘以祫爲尊。則嘗亦有祫。若大禘則又未嘗祫也。文 極親親而合以食。人主祀先之禮不一。而禘爲尊。至于嘗則祀之尤卑者也。評 亦不卑。文 惟嘗祭無樂。則嘗專爲飲食而已矣。非爲假鬼也。評 因嘗序陰陽分迎來送往。故嘗無樂耳。經文甚明。何嘗有飲食之說。文 明禮義者明

此而已。評郊與社對舉。指天地也。非天子不祭天。而諸侯以下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然不可謂事母者尤卑也。故先儒謂社即祭地。而有廣狹之不同。置社止其里。侯社及其國。上社徧乎天下。皆祭地也。故謂州里之社尤卑則可。謂凡社即地之尤卑者不可也。禘者五年之大祭。嘗者四時之祭之一。禮不王不禘。而嘗則通于上下。非謂嘗以飲食爲義。故尤卑也。祠禴嘗烝之名。皆因時物生成取義。然皆飲食之謂。蓋兩者俱各舉其盡以括義。固有大小之分。與天子諸侯等差之不同。而未嘗有分尊卑之意。且謂明禮義者只明此尊卑。便治國如視掌之易。恐聖人之說。亦不至粗淺如是也。

按禘與祫確是二禮。其混禘於祫爲一事。致歷代紛紜不定。則自漢賈逵劉歆始也。楊信齋論之極詳。而莫明於朱子王者有禘

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二語。灼然可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卑遠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祫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諸侯以下所無也。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祫。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祫及高祖。然云干祫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祫。大祫則合毀廟羣廟之主食於大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即爲祫。皆合毀廟羣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費曰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稱祖。故可統指羣祖也。且配之云者。偶尊

之辭。故郊祀止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嚳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也。如所言。則禮文當云王者禘及其祖之所自出斯得耳。或謂禘爲大祭。若僅以始祖配而不合羣主。似太簡寂。何謂大祭。此又不然。祭各有義。有文有簡。有多有少。各以其義爲貴。禘取尊遠。祫取合祖。豈以廟主之衆寡爲大小乎。如圜丘明堂。后稷與文王且不相兼。亦何簡寂。然則郊宗之祭。亦疑不得爲大耶。或曰。按詩序長發爲商大禘。雝爲周禘太祖。長發歌玄王相土。武王中葉。雝歌文武。則似禘亦兼羣廟之主。曰。朱子固辨之矣。長發既爲商禘。乃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雝則但稱皇考烈考。而無一詞及於嚳稷。祀所尊而但頌其後。必無此理。若據此爲大禘。豈禘祭并及阿衡文世耶。義更不可通矣。故朱子以長發爲

商大祫之詩。雖則祭文王之徹詩。其以為禘詩者毫無可據。蓋詩序之妄也。凡序之不足信。而朱子辨說之精類如此。正惟天子別有禘禮之舒而魯僭用之。故夫子譏魯之郊禘非禮也。若止是祫祭。但有所自出之異。則魯又未嘗僭祀嚳稷。何為非禮哉。禮制雖散亡難考。然但就禮經參訂之。尚有足據。如大傳王制禮運曾子問儀禮子夏傳皆昭然可見。至春秋三傳。止侯國僭禮後之記載。其名實混亂。固有不可以證大禮者。又不足憑矣。

祭莫大於禘。論語中夫子諱其難知。文意與此處略相類。嘗乃是四時常祭。舉其一耳。嘗祭小。禘祭大。今人徒欲對仗相稱。既于嘗祭補出禴祠烝。因于禘祭亦增出祫祭以相配。不知合祭曰祫。祫非祭之名也。故記云祫禘禘祫嘗祫烝。則禘亦曰祫。烝亦曰

祫。嘗亦曰祫。將何說乎。此向來餖飣沿襲之誤。

**羅萬藻文** 禮與義相廣云云。**評** 禮便有義。何廣之有。看註中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分明的當。必不遵信。強生支離。徒見其不通耳。

從來禮家只成得散碎學問。須是明其義。

**黃淳耀文** 此之爲禮。起于未始有治之先。**評** 有禮卽治在其中。理無先後。但明與治有先後耳。

**陳際泰文** 人必有天。而天子祭之。諸侯不得以分干。此何爲乎。云云。**評** 禮義豈正名分之云乎。禮達於治。義蘊甚精。當于本原上理會。非可求之名分權術也。在論語問禘章。尚可兼名分意。蓋爲有魯禘非禮之旨。然亦必以報本追遠與仁孝誠敬之至爲主。而後微及名分爲得。若此節則全無是義。不得以彼例此也

明乎以下。自是對後人言。武周制禮已盡倫盡物。安用更明耶。

【講題文】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孝之實也。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祭之本也。【評】後世尊親之禮。未嘗不極其隆。邦于此義無當。故于治國亦無關。

哀公問政章

故爲政在人節

此節緊接人存政舉說來。要看首句故字直起下語意。

全章重在脩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明誠之理皆從此節發源。取人句不過因上文生來。做過渡引子耳。意不重也。身不專爲取人而脩。道仁二句。謂其義在下不便實說則是。若謂要避下文而倂入取人中說。妄謂此處脩身又別。皆謬解也。

下文達道達德九經。身之包舉甚大。所及甚廣。脩身非專爲取人

也語勢從上文急遞趨注末句只得如此耳。

取人以身言有此種身纔取得此種人。

以身二字當活看原兼脩不脩說人多坐煞脩一邊說做不脩之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有辛紂之身所取即廉來未有無人者也即脩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為禹皋身而反之則所取為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為管狐身而詐力則所取為鞅斯此脩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知人又不可不知天也。

脩身為取人之則則字極活言其身為何等身則所取者何等人耳非謂人不肯來也。

**楊以任文**王霸雜用君子猶有譏焉蓋道愈盛而仁愈衰也**語**道即達道仁即達德盛均盛衰均衰無仁衰而道盛之理。

此節是結上起下故字直貫到底結上人存政舉意脩道以仁句。

開出下文。

仁者人也節

自此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句耳。非平添出義禮來也。

此節總爲修道以仁一句註脚。首二句接上句開端。却已攝下五句。下五句從此節節遞出。非平列也。

**黃淳耀文** 仁不可不詳其用。且不可不詳其輔之之用。**評** 尊賢亦不是義之用。此與下節總發明修道以仁一句。義從仁中推出。作兩片看。從仁義推出禮。成三件。又從義禮上推出知。成四件。合來祇是一个仁。不是仁之道理有未全。要此三者輔濟爲用也

**陳際泰文** 人主之道與仁義並大。要皆依其先後緩急之序。而後用不窮也。**評** 此節但虛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

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知以成仁。故此節仁義不講事。不講用。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只此兩句訓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爲大。尊

賢爲大。專爲下三句等殺爲禮之張本。故下此二句。爲大就仁

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仁義之理莫大

於此。非先後緩急之云也。

惟親親處用力。方到得博愛。此中已隱然有等殺在。

親親爲大。非親親爲始也。人只講得始義。却不是此處道理總之

此處道理是節節推出。不是歸併反約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曰禮所生也。禮字即是理字。其本則

天也。異端之學。只要打破理字。其原只是不知天。故告子謂生

之謂性。釋氏謂運水搬柴是道。象山之尚力行。陽明之致良知。

皆是不求事理當然之極則。故曰本心不本天。近日無忌憚者

直放道程朱性即理之非。其敝悖總不外是。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節

仁者兩節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此節從修道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一派說話。惟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必如此方完得个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爲二則爲仁義再分而爲四則有仁義禮智其中有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義禮智皆仁也明此則註中兩又當意躍然矣。

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修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事親又親親之大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知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不止爲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字。脩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當字最宜

玩只爲一箇脩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倒
看也
或謂荆川文單扼脩身與層遞語法不合不知此節層遞語法不
同倒縮至脩身正是得語法處
此節爲貫串上二節句法遞下似注到知天不知却是層層伸脚
話頭重末輕一層歸併一層謂必須如此又須如此而後完得
脩道以仁一句也
三不可不是倒重故註中用又當二字非以知天爲重也
大旨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四句又正見義禮智只完得一仁字
故曰此節書倒看也兩知字即伏下智字智只在義禮分明上
見其旨最精細玩註意自得
此是合仁義禮智以脩身不可不是重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

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蓋仁義禮之義多在下文此只總結箇貫合的道理補出智之意於兩知字爲下文達德張本也。

此節是合義禮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脩身事親只在自己實心用力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殺非知何以盡其分事親是煞定底二者是活動底故智則在人天上看則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煞定處此智之盡矣

**錢之壽文** 自人而言之殺以爲有厚薄惟我高下惟我之心而亦知皆天爲之云云**評** 此儒釋本天本心之分也釋氏講見性普度亦言仁也惟其本心而不知天故五倫可顛倒由我親賢俱平等不分下梢一路差去直至大不仁而不知耳。

**陳際泰文** 人主之孝與衆人之孝不同云云**評** 欲盡親親之仁必

由尊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理上看則明通開濶若坐煞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來便多格閡至事機又只在人君身上說愈狹隘矣不道即匹夫事親亦不可不知人

上知人單指尊賢此知人又併連事親在內非知人有二因知天來親賢等殺而語勢倒縮急遁不得不如此也

將四句一滾急遁有去一滾倒轉看去則思知人句不消斡補疏關而其理自圓也只在註中兩箇又字看得精細

天下之達道五節

**陳際泰文** 天下之大不可以無主故衆建而爲君天下之治不可以獨制故衆建而爲臣 **評** 所見者大可知君臣從天來非詐力之可强制也

**章世純文** 父子之相與天地扎焉以衍古今者也夫婦之相爲天

地托焉以寄生化者也。昆弟之相差。天地托焉以廣孳生者也。

評昆弟也只在衍生蕃育爲道。則三倫只該併入夫婦一倫耳。且止父子夫婦昆弟生化不窮便是達道。則人與禽獸何別。聖人亦無事成能其間。安得謂之達道。纔有父子便有親。有夫婦便有別。有昆弟便有序。故曰道。若只此大件東西是道。則所謂親別序。又是聖人加造以膠漆經綸天下者耶。甚矣其鄙倍也。

五倫中夾入朋友。頗覺不屬。然細思之。則四件總關係是一件。且四件或有暫無。而朋友必不能無。君臣亦可爲朋友。父子亦可爲朋友。兄弟亦可爲朋友。夫婦亦可爲朋友。四件不相及之處又皆此一倫濟之。在五行論。即寄旺四時之義。故其德主信。非迂說也。

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即匪類與物。無此五者。

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嘗與禪子論及此事。謂汝欲超出三界。故求脫離人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奈何。禪者愕然曰。何謂也。曰。譬如識高座。僧俗禮拜于下。叢林分職辦務。陞黜賞罰。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即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徧參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僧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眞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即眞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世人論古今。每云此有德無才。此有才無德。極爲亂道。德才猶體用。體用豈可分乎。所謂無才。只是智勇欠。正是無德也。所謂無德。直是不仁。乃不能盡其才者也。看中庸此句自明白。益其說本於陽明。而熾于龍溪海門卓吾。彼意總以麼物曰德。濟惡

曰才。非吾之所謂德與才也。

或生而知之節

八箇之字。只是一箇之字。之者何。道也。道字提清。一也根源自見。時文混混沌沌。不知知行箇甚麽。

六或字兩一也。總爲下兩等人說法。另提出生安。則此意分外分明。

放置生安。驅策學利。並輕置學利。驅策困勉。一步鞭緊一步。方與章末愚明柔強結處關通。聖人整人主意原在此。平人資稟不過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無可推諉處。今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爲流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卽時文不肯學做好時文。亦是愚柔之至。

生字謂氣質淸明稟賦純備生而與人者之字謂知此道之全體大用非良知性生之謂亦非草野一節獨行合道之可得而與也

及其成功四字有多少艱苦在莫畧過開口便毅然一也兩字翻使展身無地不道成功兩字談何容易及其兩字正是功候到十分滿足時耳

好學近乎知節

達德理所同賦而氣有不全承上文學利困勉者設法謂依此做去可以幾知之成功之一故曰近知近仁近勇質未及乎達德近之所由名也學行恥與知仁勇相關近之所以然也好與力與知深一步則知仁勇亦親一步近之功效次第也

三近字是逆從困勉到學利而後來上同於生安。不是順從生安與學利分界說。如此方講得好。學力行知恥用力猛厲。

**陳際泰文** 仁者便於人不便於己之事也。故人主自然行之而不能。而以天下之故勉其力。已誠有所累焉耳。云云。**講** 先將仁字看錯。只作得惠術說。又講到便人不便己利己並利物。則純是人欲計較之私。此惠術都是假借。已與仁字遠背。此不但不懂孔子之所謂仁。并不懂退之博愛之謂仁也。力行言凡有所知。必使實見之事。而得之于心。非行仁之謂也。況其所謂行仁。又只講得行仁于天下。與自己身心毫不相關。與上文三達德下文知斯則知所以脩身全無理會。即其所謂行仁于天下。亦秖是世間鄙俚勸善書所云做慈悲利濟好事耳。非聖王之仁政也。未有聖王之仁政而便於人不便於己。天下利而已有累者

也。又其講力字。人以爲得激厲哀公柔懦意。不知說做了近勇。非近仁矣。

上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此三近爲勇之次。勇即在知行上見。

知斯三者節

知斯三者知字。與上文知之字別。猶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止致知之知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節

大匠作室。就梓誰圖。而梁棟椽楹楣栭居楔無不備具。顧其間先後次第。更一毫紊序不得。也是做而爲之。雖建阿房栢梁可以不失尺寸矣。九經是天子絕好一幅畫壁圖也。自有宇宙以來合下便須如此。非可以私意增損措置於其間。所以不謂之九政。而謂之九經。不然。則是匡時救弊。僅與王文中太平十策等

覩耳。

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也。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詳效事。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謂九經有目字。則是成語。則達道達德節亦有之經可曰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耶。若謂經有未詳。故云。則焉知下二節亦非經之自有耶。按家語於上節之下。有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云云。至天下畏之之下。又有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齋明盛服云云。至固執之者也下。又有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云云。詳問答語氣。皆孔子之言可知。安得自為註腳哉。

脩身則道立節

原是脩身以道。而身脩則道立。

**金聲數**天下之有道無道。觀一人作君作師之身耳。上失而求之下。雖忠臣孝子。不能起其敝也。朝失而求之野。雖端士大儒。不能振其衰也。**評**程朱其奈之何。人言宋亡於道學。不知宋亡於不用道學耳。

**陳際泰**三代之際。略于言性。而詳于言道。一切超器之學。隱而私之。而一效其事于脩身。明乎私者之無與于物耳。**評**脩身外別有箇性命之學。要隱私。又無與于物。可知其胸中畢竟以禪爲高妙在。

賢與大臣不同。乃師友不臣。人君就學論道者也。故不惑在道理上講。不指事務及人臣之賢否邪正也。

賢不混大臣。尊不混敬。不惑是從尊賢得來。不泛從賢士大夫說。卽尊處見不惑之心。方極精切。

【陳文】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絕其萌芽。此大計也。雖致小怨焉而有所不恤【評】漢時議論。皆可入三代。三代封建。非一姓之私也。兹三代與後世不獨規制其象不同。其立心與議論。迥乎天淵之絕不可雜和。

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故臨事不迷眩。

【陳新論文】事之將定。大臣之事也。事之已定。人主之事也【評】已定後亦賴大臣不少。如曹參守法。豈非大臣事哉。

【戚藩文】抑于其臣以處之。志肆而事不及察也。肆與怨相因。君雖有小明。謊於怨矣。簡於其臣以責之。權輕而事不能斷也。外輕者中猶。臣雖有遠智。詘於猶矣【評】眩有二端。其在君者。人共知之。其在大臣者。則獨此文及之耳。

自俊秀以上皆曰士。有服官者。未服官者。大臣以下皆爲羣臣。不獨士也。至士而羣臣盡矣。士之報禮重。而臣無不重其報者矣懷之與畏。自是效之自然。若謂爲畏而懷便是五霸假仁。不是王者之懷。

**楊以任文** 政罔不舉之朝。其于二三友邦也。乃可專用德矣。云云。

**評** 九經序次。以內外遠近排來。非謂至此纔可用懷也。如所云則懷前另有作威法耶。抑上八經是威耶。所見只坐勢字。故雖根本修身舉政。而權術之意隱然。要之聖人所言懷畏。乃情理之至。而勢在其中。非徒從勢上計較出來也。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自方伯連帥大小諸侯附庸分邑。都鄙鄉遂山澤關旅人民以暨蠻所要荒舟車人力日月霜露所及者皆是。蓋三代天子。未嘗獨得天下。只諸侯歸服。便是有天下。看文

王三分有二。何嘗盡入版圖。只六州諸侯歸之。便有天下之二。故曰懷諸侯則天下畏。天下仍指諸侯。不得專指人民。不得三分有二。文王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責。方見凡爲天下國家不虛。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不單指人民。凡小國遠方來享來王者皆是。此是推遠到極處。兼包上數經在內。看春秋戰國。天下之勢多是小國歸附并吞。便分強弱。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用得。王天子亦當公意。

九經之序。自內達外。至此已盡。天下二字。原無所不包。自弱小附庸偏裔以及各國臣民皆是也。

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礙。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以後心事。

三代王者必無是意。況聖人舉萬世不易之常經以告其君。而啓其威加百姓之心乎。看上文柔遠人則四方歸柔字歸字。總是及民字眼。此畏字畢竟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采地邑乘之君長爲衛藩。當時勢能抗阻天子之政令不行于海內者。皆此輩不畏之故。故云然也。

天下畏固不即指諸侯。然亦不止草竊梟雄也。萑苻奸宄。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此漢以後廢封建爲郡縣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故愚謂天下二字。大段指要荒以外而言。舉要荒而域中附庸之長。鄉遂之民。固已包括無遺矣。若單說畏叛亂之民。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人之常經。即畏字亦不是以勢鎮壓。使民不敢叛也。守禮奉法。納於軌物。道德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懷諸侯。則國異政。家殊

俗。而不辜不負不干。斯爲不畏王威耳。將畏字看煞做舊儒篡竊。則天下字自不得不指草澤奸雄。而懷字亦不得不夾帶權術之意矣。豈是三代懷畏氣象。

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乎天理。而權勢亦即在其中。以上臨下出于仁。以下奉上出于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應如此。其實懷中具撫綏之用。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惟後世單講作用。則所以爲天子諸侯之本旣失。其爲權勢亦純是詐力相制。所非三代之所謂權勢矣。故此題從作用立說固非。若不兼理勢講。亦不盡懷畏中體用具足之義。

**熊伯龍文** 文武之興由諸侯。不制天下之命。則我之爲天下與爲國家也何以異。**評** 此宋祖由藩鎮而廢藩鎮。成祖由親王而鋤親王。皆私意起見。非文武之政也。**文** 天下之勢在封建。不獲友

邦之心。則天下之視其主。與其視列辟也何以異。【評】此義却是。天下無王。則霸者得以威天下。

【曾王孫文】相天下勢之所在而急圖之。而天下遂不得不合其勢以歸我。乃後世不見政之强而見勢之弱。遂以弱勢議先王。而忘其强政。是未明于懷諸侯之效也。【評】可見封建論之謬。唐之藩鎮。自失懷之之道耳。唐之亡。于藩鎮何尤。

齊明盛服節

九經各有本分。聖人各還其天命之當然。而天下國家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爲此九經也。若爲欲利天下國家而設。不但尊親等皆成虛假。即爲天下國家而修身。其修身已僞妄矣下面所以行之者一。歸于明善誠身。又如何說得去。

【章世純文】敦本崇源。將以爲可推之恩也。且夫卑其親者。無尊君

焉輕其親者無重君焉【評】親親爲他人而親其理既倒置到尊君重君一發是私心進仁之根斷矣【文】若特祿位以爲仁至戚可矣才者可矣其疎者傲狠不類者若之何用之不窮莫如好惡則雖祿位所窮固自有所以處之矣【評】同好惡不是濟位祿之窮者三句原是平說如此則好惡何又分出層次矣至謂戚與才者可位祿仁之而疎屬不才必須同好惡更不通疏屬位祿不過殺降親親之位祿原不論才不才親之至戚而才者正須同好惡如何分說得

同其好惡原從天理起不從人意起

尊其位三句單講一情字便極其弊也只得私意纔看得私意越真弊道理氣象越小樣句句從天說下一本推行直到民物得所都在裏方是三代王者親親道理氣象明得此義不但後世

猜忌殘忍。至例奪禁錮誅夷。為王者罪人。即黄屋左纛之隆寵

長枕大被之愛眷。至縱恣不法不問。亦止得私情。可以過厚。即

可以過薄。非三代聖人本天之常經也。須將一篇西銘道理熟

爛。便見得都是天德王道上事。

君臣大義本乎天。則敬體皆自然之理。不可以人主私意輕重也。

大臣之功在不眩。則自行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優崇。乃得盡

其道。官盛任使專主尊敬義。乃大臣使令之官。非內外庶司也。

隨其所使而不問。是為任使。

官盛任使。原不是增設冗員。

周禮曰勞辱之事。勞則未有不辱。辱者敬之反也。後世治天下者。

惟以私意待人。自宰相不自辟掾曹。則內無善治。自州郡不自

辟僚佐。則外無善治。甚至猜疑避忌。不設丞相。致令閣部無權

政歸宦寺。天下事掣肘無一可爲。此莫是從頭鑄錯耶。何怪乎
世之不復古也。

事不掣肘。程子所謂雖作永安劇可也。

總論 世之所謂敬大臣者皆甚焉。外示其經邦論道之文。而內無倚重之實。則上下之情睽。丁何乎陰陽調變之體。而下懷牽制之憂。則君臣之義薄。總論 三代以後。不收大臣之效。弊病只坐此數言。

大臣不能在格君心。而其職掌只用人而已。此而不得行其志。更有何事可爲。人主猶忌爲其專權樹黨耳。不知此意一萌。小人得乘間中之。大臣受權黨之名。而小人已收權黨之實。敗亡往往由此。三代以後。上下相疑。已成故習。然漢唐之間。尚有延攬賓客。自辟僚佐。詢其近侍。得專征伐者。至近代又有不能行者

矣。

趙普尚能補牘執奏。得大臣之義。人主輒以私意疑其下。此小人得而害君子。而門戶之禍從此烈也。

【黃淳耀文】大臣不敢擅權者。所以尊人主之勢。小臣有所役屬者。又以盡大臣之才。【評】不是盡才。亦無尊主勢意。君相皆天所設以爲生民者。三公大夫天子止一等耳。自秦以後。遂相隔闊遠。而猜忌橫生。至君臣不相保。皆尊君卑臣之說害之也。尊主勢及擅權僭擬等語。猶是末世見識。【文】大臣之體褻。則小臣得儕耳目之爲以備參台司。【評】後世用相。病多坐此。甚至以宦官監伺此相業之所以卑微也。

忠信重祿。本是天理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即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人主可以私意顛倒

豪傑也若但從交謫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士大夫心坎中物耳。嘗三代君臣之義故要之後世人主以猜吝待天下亦只是大家在人欲中看透此意人臣爲其所輕耳然以此而求勸士之效亦不可得已

【[illegible]講義】從田間而來則筋力之暇亦念身家【評】因雖人情然在臣心中說不得此等處最關人志識不可苟

漢唐以後太平之君無不自以爲已時已薄而不知其苛也亂世之君又方恨舊制之太時太薄而不得遂其欲也只一卷賦役志已足爲浚生民之具況聚斂之臣其所以講究哀益者無窮乎皆緣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

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癢關切處也。中庸下箇子字，

一篇西銘在。

經言體子，只在上邊說。此換勸字，是合上下並目與效而言。正要在臣民意中看出忠信等事，所以勸處更關切有味也。蓋從臣民意中一寫，便似上勸百姓勸，非勸士勸百姓矣。

若謂必如此而後勸，太說壞了士民。若謂爲要他勸而後如此，又太說壞了君上。要之所以勸三字，旁人說道理如此耳。君與士民胸中，皆著不得此三字。

**唐順之文** 因勸惰而上下其食，類族辨物，勸者不嫌於豐，而惰者不嫌於儉也。豐者不以爲恩，而儉者不以爲怨也。**評** 稱事中極相懸。總是當此造物自然之道，所謂奉三無私者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節

下節豫字。正豫此一。而註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雙承兩一也而言。猶大學自脩始誠意。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亦止推此好惡之實也。前一也是脩身之一。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有兩層。一只此一。

凡事豫則立節

豫之爲說。非謂凡事要先圖先愼也。先圖先愼。止講得一事。天下那有事事先圖先愼之理。惟能擇善固執而豫得此一。則天下凡事之理皆本此而行。無不知之明處之當。故曰先立乎誠不是豫其事也。豫字中藏有一字。

題義之所欲豫。謂豫上文之一。而其所以爲豫。則下文擇執之功也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謂道德九經行之者皆一。能豫此一。則道德九經無不立耳。今文泛作凡百事爲總要豫習豫做。與

書義脫離矣。

上言所以行之者一。此所謂豫。乃豫其一也。非先事機勢之謂也。凡事原可活說。但爲兩箇所以行之者一。故凡事必須根達道達德九經來。則豫其一之理乃明。而下文明善誠身。所以爲豫之道。方一脈貫通。

此句有三層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之者一是一層。豫又是一層。道德九經必本于誠。而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正豫此誠也。人多泛說凡事。既不切貼。卽知貼道德九經也。只做得道德九經要豫。已刪却一字一層矣。請問凡事二字。註何以貼道德九經。專爲上文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而設也。若脫離一字。更豫箇甚。

**全篇文** 云云。**評** 中庸前定。卽下文擇執。他只在機勢上說。其所謂

前定。乃如如常住。萬緣流注不動耳。非聖賢之前定也。聖賢前
定在理上。禪學前定在氣上。纔主氣便忌著理。怕爲理所動也
正希見處如此。
踰仰言中弊病。如此蹬乖戾說。不通之意。非兼行言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節

[illegible]先王鄉舉里選之制。即授于平日相與爲競之人云云
[illegible]不是他立說要復鄉舉里選之制。但不從古制講出所以然。
則信友獲上皆說入後世朋黨去。翁上望援引了所知遂者忌
要求了故舊。一部史記韓文猶未能免此。況條子乎。甚至植私、
以爭門戶。營斯以廣樹媒。又大如惡矣。如此文方可說到順親
誠身明善去耳。
陳學龍文我苟有家庭倫制之憂。而欲以身許人。異日且爲朋友

之道矣。評 此剛強之義耳。家庭牽制。自不礙于信友。看舜有瞍象而師錫。獲上尚在未底豫之時也。文 親之好不一。則順之端甚難云云。評 順不是隨其所好。順者即底豫允若之謂。有以諭之于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者之至也。非父賢從而賢。父不肖從而不肖之謂。順信乎友。亦不是便於與之交遊往還。乃因其大節而信其平生。如郭泰之於茅容。亦是此意。先生大約爲其時結社走聲氣一流打寫耳。然看石齋先生仿林宗之法信友。而爲杖引者所欺。乃知不誠者之果不足以信友獲上而信人者更須先明乎善。乃不爲僞妄所誤。此又足補此文之一義也。

大題文 士於有定。則不能適方。而不免於委蛇。士于無僞。則不能禦物。而不免于術數。甚矣誠身之難也。評 亦不必言其後之不

誠只是誠，到底也總是錯，故不可不先明善也。〔又〕其遇善也以純一為誠，而遇不善也以權變為誠。〔評〕講人作用去，即純一自有裁宜，無兩般誠也。〔自記〕今人以老成為長厚，以肅懦為養望，如是而亦名為誠身乎？蓋此輩人最足以誤國，明乎小善而不明乎大善也。大善者，用殺用權皆善也。〔評〕雲間諸公喜談作用而惡理學，故所見率如是。蓋其時理學多偽人，無怪其惡，然豈可以此而並亂聖學哉？善豈有大小之分，用殺用權何遽為大善，大概或有為言之耳。

誠者天之道也節

上二句言理，下二句言人。分界嶄然，而有人纔有此理，合處自見。誠者誠之者，分界亦嶄然，而有誠之者而後見誠者，合處亦見。人有兩般人，理只一般理，故下二語可分兩樣，上二語不可平分。

也。況大旨註重誠之者一邊。連下二語勢原不平乎。

誠者天道只是一箇囫圇現成道理。合下便如此耳。

此句且虛指理。未說到人。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兩句且懸空說。正以不粘煞工夫爲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作。到人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

上句是兩邊所共。下句雖若一邊。然只要完得上句之理。仍是一串。其所以一串者。爲側重下截也。

誠只一誠耳。由生初迄成功。無或二也。但中間多一番工夫轉折分出天人耳。

思勉。正是借誠之托背出誠者耳。

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中裹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出

來自見耳。

從容中道道字。與上兩道字不同。卽達道之道。就宇宙倫理事物上言。人每混看。或說入二氏空虛別有之道去。

博学之節

五之字根善字尚有及者。五者皆爲未能誠身求所以誠之之法也。誠字根原多拋置著。

此節是學利下節是困勉界限甚然。人都將誠之者三字朦朧過去。

雖是學知利行之事。然看下節則困勉亦只在此五者中加百倍之功耳。非另有節目也。

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五者就是學利。不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須是困勉。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然聖人用功，亦究竟離此五件不得。便降至困勉。只就其中加百倍之功。也離此五件不得。故知五者是徹上徹下工夫。

上四句相聯而下。是一串事。末一句與上四句對。又是一節事。

問從學來。思辨亦當從學問說下。不得憑空講思字。

【羅萬藻文】辨所以辨吾思云耳。【評】辨所思之理。非辨思也。【文】行又所以行吾辨云耳。【評】行所辨之理。不可云行辨。且行則統上四句。亦不單帖定辨。【文】天下之理。苟有不徹于心者。簡之可也。【評】亦簡不得。但是學問中裏事耳。【文】天下之理。苟有不安于己者。斷之可也。【評】不安則還當慎思。不切要而可疑者斷之耳。【文】慎思所以去僞求無私之道也。【評】無私去僞。不切思辨之義。蓋思辨是惟精內事。

參攷學問思辨行雖人。而其真至之神。動于不容已者卽天。評

果如此。又是聖人之思勉矣。中庸明分天人講。禪學畢竟要合天人爲一。只此處錯了路頭。一路道理都不的。

有弗學節

此節是困勉之事。則一能十能。亦止學利一種人。混入生安不得。總是誠之中人。此處纔分出兩種。

果能此道矣節

此道緊貼己百己千。就困勉一流言。故曰愚柔。若籠統指誠之者。便顯頂矣。

此道只指百倍其功。與諸道字沒交涉。亂指天道人道者皆誤。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終